

不長不

難民進城

(藝文)

第三〇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難民進城

隆隆的炮聲，都已經停止了。北平附近各鄉村的人們，竟都成羣結隊的逃進北平城裏。離城五十里的羊莊也不能歸在例外，也是十家有九家空了。村中同稱爲計雲大伯的一位五十多歲的莊稼人，和他的老伴計雲大娘起初說：『咱們不怕，咱們不逃。』後來老總們住滿了他的房屋，把他們預備一年的米糧都喂了將軍的戰馬，把他們効力多年的老牛烹宰了犒賞三軍。田地都荒蕪了，秋

收已經沒有指望，眼前又常常挨餓，他們不逃不行了。

聽說北平城裏有許多慈善家，立了許多收容所，還給稀粥喝，真比在家餓死強的多，就在老總們下操的時候決定逃走了，招來他們的大兒子永兒，小兒子久兒，大女兒纏兒，小女兒羽兒。計雲大娘哭着向他們兩個女兒說：『因為你們兩個也不得不走了！』

計雲大伯和他的大兒子永兒都把口袋裝滿東西，放在肩上，纏兒和羽兒都夾上一個小藍包，久兒也隨在他哥哥的背後，準備逃走。一家人都預備好了，唯有計雲

大娘撫弄撫弄這個，又撫弄撫弄那個，對於居家所用的一切東西都懷着留戀；新置的作豆腐的磨子，累代流傳的捶布石，都捨不得扔下。實際上這些東西都不能帶着走，真叫她無法可想。計雲屢次催促說：『要走就乾脆快走，一忽兒他們回來就不能走了。』她沒法再延悞了，只得把她四十年前陪嫁的山綢大襖穿在身上，計雲說：『穿綢衣服不成逃難的樣子。』她又把補釘很多的藍布衫罩在外面。於是他們一家人遂對這累世居住的舊居洒淚分別了。看家的小狗，名叫小黃的，也跟隨在後邊，

拖着尾巴，表示很頹喪的樣子。男主人屢次喝牠，叫牠回去，牠終是不聽。女主人說，『小黃也捨不得我們，畜牲也懂人情。你看牠餓得什麼樣子？你叫牠跟我們去吧！』計雲說：『你娘們家知道什麼？到城裏那裏攔牠！』一面說着，一面向牠身上投去一個石子，牠旺旺叫了幾聲，掉頭跑回去了。

他們的大兒子永兒背着包袱，大女兒纏兒是兩隻纏足，一顛一拐的也走不快，不住的哭天抹淚。只有他們的二兒子久兒二女兒羽兒都是小孩子，不曉得憂愁，出

來走一走，新換了一個境界，倒覺得很有趣。半路上又遇見許多逃難的人，他們也搭入了夥。大人們各訴各的苦處，有了談話的人，孩子們又添加小朋友。大家一邊談著，一邊走著，倒忘掉了許多的痛苦。走了半日，遠遠就望見北平的城牆，遠遠就聽見環城火車的叫聲。走到離城很近的時候，又見到永定門的城樓。這時小孩子們看見來往不斷的洋車，樣樣都覺得新奇，不住喊他們的媽媽說：『媽媽！你看牆上蓋房！你看房上蓋房！你看人拉人！』大人們也沒心去理他們。

卅字會的人們來指引他們，他們只顧和卅字會的人們說話，幾乎被洋車給碰了；只聽拉車的人們喊道：『靠邊些！』進到城裏又見到許多風馳電掣的汽車，在街上橫衝直撞，好不威風！孩子們都覺得這傢伙怪聲怪氣的叫着，非常凶惡，非常叫人害怕，有的藏在他母親的背後，有的被他母親攬在懷裏。進城走了一里多地，這類東西遇見的多了，才不像剛見那樣的害怕。

孩子們還小聲小氣地開談了。一個孩子說：『你們知道這車又沒馬拉又沒人拉，因為什麼跑得這樣快？』孩

子們都彼此對瞪着，答不上來，靜默了半天，還是發問的孩子繼續着說了：『爹常進城，常見這類車，常聽他說過，不用人拉，不用馬拉的车，裏邊點的是人油，還必得是鄉下人的油。因為城裏人多半是坐這車的，要是點起他們自家油來，他們也就得挨宰了，他們就不喜歡坐這車了。還有一層，你看城裏人長得細小的身子，白瘦的臉兒，原來就沒有油！』

久兒瞅了他們一眼說：『我爹也常進城，回去的時候也常說過這車，他說不是這回事，他也不明白這車的

道理；他說要明白這道理必須向書上去找，他並且唉聲嘆氣的說，他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，記性太壞了，不能讀書了！常常盼望我能讀書……。說着說着，又見許多東洋車，如穿梭一般的來往不斷，坐車人都是穿着花樣精巧，顏色鮮明的衣服，他們只道好看，竟叫不出名目來。坐車的人已經過去了，還有一種香味，留在空中，好久才散。他們看見男子的手指那樣尖細，臉皮那樣白淨，女人的頭髮竟梳得那樣光亮，衣袖竟那樣短，露出的胳膊竟那樣細膩，覺得樣樣都和他們的父親母親不

同。

不獨孩子們覺得一切都兩樣，計雲大娘也是初次進城，對於一切也是都覺得兩樣，但並不覺怎樣新奇有趣，因為愁悶佔滿了她的心。大街上的高樓大廈她也沒心觀看，兩下裏一比較，城裏的人仍安穩住在高樓大廈裏，愈顯得她們愁苦不堪了！

計雲大伯以前雖然常常進城，但這回進城也覺得很兩樣。同來逃難的人們佔滿馬路，大街的買賣家都停止了營業，都關了大門，這些樣子都是每回進城沒見過的。

汽車也比每回多了幾倍，以前皇宮外住兵的圍房，現在作了難民收容所。他們被卍字會的救護隊引導來到這裏。計雲大娘見着這樣房子就咋舌念起佛來：『我的老佛爺，這樣房子給難民住，真要折殺難民！』口裏雖然這樣說，但她終是想立刻回到他那茅草小房裏才好。

他們沒吃飯足有一天，卍字會給他們預備飯來了，是白面烙餅，這是他們不常吃的。他們吃得竟不很香甜，吃的很少。太陽西沈了，北面的景山罩上了一層暗淡的夜色，歸巢的老鴉呱呱的叫。這叫聲，這夜色，本是

計雲大娘常常聽到和見到的，往日倒不覺怎樣，現在竟勾起她一陣一陣的傷心來。因為往日的太陽壓山老鴉叫時，正是她們一家由田間作活回來吃晚飯的時候，歡歡喜喜，大家團聚着。追想當時，感到是永久失去的陳迹，彷彿永遠不可再得了。

彎彎的月亮升到東邊槐樹上了，遠遠的擊柝聲，鬧市中的馬喧譁聲，都聽得非常的明析。同來逃難的人們都入了愁苦的睡鄉，久蓄於心中的愁怨竟由睡夢中時時喊出，差不多人們都說夢話。獨有計雲大娘竟越發清

醒，她住在這沿着宮河的圍房裏，只覺得一陣一陣的霉氣，衝入她的鼻中，一起一起的跳蚤來咬她，直到東方大亮，他也沒合眼。

暫時雖然有人給飯吃，但她也覺着這北平城不是久居之地，她於是催促計雲趕緊回去探聽一下，軍隊有沒有開走的信息。

景山重又罩上暗淡的夜色，老鴉重又呱呱叫着回巢了，計雲大伯垂頭短氣的竟又回來了。計雲大娘忙着向他問：『軍隊開走了嗎？』

他說：『原駐的軍隊不但沒有開走的信息，聽說還有別處的軍隊向咱那裏開。』

『那樣咱們也得回去，倒不如當初別出來。聽說鴉村有一家出來幾天又回去了，老總們惱他們私自逃走，竟把他們吊在房梁上打。』

『噯！噯！沒法子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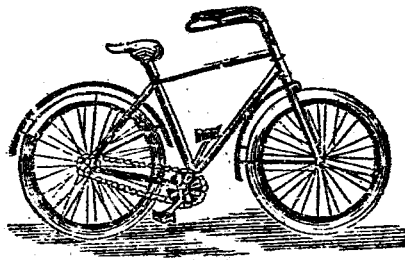
『噯！噯！沒法子！』老夫妻一起一落地說。

月兒東升了，柝聲又起了，衆人又都入了他們的愁苦的睡鄉，計雲大娘仍是睡不着，想起長久居住的小草房

子裏堆滿了槍械子彈，小土炕上躺滿了穿灰衣服的人。他們，另外幾個穿灰衣服的人圍住了大女兒，親眼看着她親生女孩……！竟不能救！嗜……！老牛沒有了，田地荒了，將來指望什麼生活？夜正在沉寂，同居的人們都正睡着，她竟喊起來說：『捨出一身刮，敢把皇帝打！』復又跳起來，衆人都驚醒了，都說：『你是瘋子嗎？』她也不答理衆人。

日頭很高了，他自己偷偷的來在馬路上，見着老遠來了一輛滿帶着威風殺氣的汽車，風馳電掣一般，一忽就

到了她的眼前。裏邊坐着一位面團團的人，外面站着兩個帶盒子砲的人。她張開兩膀直向這車撲來，巡警把她攔住，向她喊了一聲：『你找死嗎？』她的大兒子早就隨在她的後邊，這時趕緊跑來向巡警說：『老總！她是我的母親，我們都是鄉下逃難的，我的母親是想家想瘋了！』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中華民國廿一年九月

難民進城(一冊)

初版
再版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實用本
翻印必究

著者

李

穀

詒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陳筑

山

瞿菊農

熊佛

西

熊子滌

趙水

澄

謝剛主

堵述

初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印刷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攝華印書局

發行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